明通鑑

明通鑑卷二十一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二十一 起重光大淵獻盡旃蒙單閼凡五年

宣宗章皇帝

宣德六年春正月丁丑大祀南郊　庚辰大雨雷雹

是月罷湖廣採木之役先是命侍郎黄宗載往湖湘採

宮殿大材又發民運舊所採木赴南京至是上聞湖廣

旱災軍民艱苦遂罷之　禮部尚書胡濙兼掌戶部

兵部尚書張本卒以工部侍郎許廓代之廓壽以明年

六月卒　二月丁酉命工部侍郎羅汝敬督陝西屯田

時陝西參政陳瑛言甯夏甘肅膏腴之地皆爲鎮守官及各衛豪橫官旗所占竝不報官輸租其卑下瘠地則分與屯軍致屯糧虧欠軍士饑困乞遣官巡視以均之乃命汝敬往同三司經理　己亥濬封邱縣金龍口引河水達徐州以便漕運時河南布政使又請濬祥符抵儀封黃陵岡淤道四百五十里從之

考異　金龍口之濬始于永樂九年至宣德間漸淤宣德十年以御史李懋言濬之此見于河渠志者志中所載宣德六年則言河南布政使請濬祥符抵儀封黃陵岡故道惟運河條下言宣德六年用御史白圭言濬金龍口引河水達徐州以便漕與本紀六年二月所書合而云用御史白圭言誤也圭以正統六年成進士授御史此時安得有濬河之奏且圭傳中亦無請濬金龍口之語若李懋之請事在宣德之末不可合而爲一紀志參差必有一誤今據紀書之仍增入志

中濬黃陵岡事而坿刊其說于此

是月下巡按御史陳祚于獄祚以永樂中言建都北京不便謫均州上即位命憲臣即均州試諸謫戍者祚策第一尋試吏部復第一遂擢御史巡按福建方面大吏多被彈擊尋按江西時天下承平上頗事游獵祚馳疏勸勤聖學其畧曰帝王之學在明理明理在讀書陛下雖有盛德而經筵未甚興舉講學未有程度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洞晰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聖賢格言靡不具載願陛下于聽政之暇命儒臣進講非有大故無得間斷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邪佞之

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疎遠天下人民受福無窮矣上見疏大怒曰豎儒謂朕未讀大學邪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上固無書不讀也上意稍解乃下之獄又逮其家人十餘口隔別禁繫者五年祚父竟瘐死其時刑部主事郭循諫拓西內皇城修離宮逮入面詰之循抗辯不屈亦下獄考異下陳祚獄事明史本紀不載證之祚傳祚以巡按江西馳疏勸勤聖學觸怒下獄正在是年吾學編明書皆係之是年二月又言祚禁錮五年故三編于宣德十年九月記陳祚之釋並記其宣德間勸勤聖學之事今據之

三月乙亥命吏部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著爲令時巡撫江西侍郎趙新奏言今方面官雖出身不同皆由資

格陞擢有臨政畧無施設者有貪虐爲非者名與實異
行與言違迺吏部勘台令其考察郡縣官吏已不能正
焉能正人是以好惡不公去取多謬乞令吏部先察布
按二司賢否分別留黜然后可以責令考察屬吏上是
其言遂有是命　夏四月戊戌有星孛于東井長五尺
餘　己酉遣兵部侍郎柴車經理山西屯田時巡按御
史張昺言大同地雖寒平原曠野種粟麥有收其地多
爲官軍所據民無地可種日以貧困請遣官往視占多
者分與軍民便從之故有是命　是月戶部尚書郭敦
卒　溧陽妖人錢成詐言子死復生云見李老君謂其

有福可圖大事遂聚衆謀叛有司捕之不獲襄城伯李
隆以聞上曰道家貴清淨絕嗜欲後來小人詐言禍福
以誑惑愚民謂不忠不孝誦經皆可免罪愚民無知傾
心嚮之是以奸人多託以舉事前代禍亂不可悉舉今
此輩又欲爲張角耶勅隆發兵捕之至是悉就獲械成
至斬諸市　五月丁卯交阯黎利遣使謝罪復以前諭
訪陳氏歸軍民二事飾詞對仍進頭目耆老奏爲利乞
封上乃許之六月己亥遣禮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
琦賫敕印命利權署安南國事　是月渾河溢決徐家
等口順天保定眞定河間二十九州縣俱水又河決開

封沒八縣　秋七月己巳録四　壬午遣錦衣指揮齊敕諭朶顔等三衛許其來朝及往來市易初上即位三衛掠永平山海間上將親討之三衛頭目悉謝罪入貢至是仍撫納之如初　是月上幸大學士楊士奇第明史本紀不載事見本傳三編系之是年七月目中所記與吾學編憲章録同今据之　時上好微行一日漏下十二刻從四騎至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曰朕欲與卿一言故來耳越日遣中官問士奇微行有儆不可對曰陛下尊居九重豈能徧洽幽隱萬一寃夫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獲二盜有異謀上召士奇告

之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八月趙王高燧薨高燧自上禽高煦後宥其罪自是稍歛戢遂以善終諡曰簡

九月熒惑犯南斗（考異據明史天文志在是月吾學編憲章錄同今據增）

宛平民以地施崇國寺戶部請蠲其稅上曰地爲小民衣食之資乃以施僧又求免稅甚無謂令還之民

冬十月甲辰都督陳懷復討松潘叛蕃平之（考異明史稿系之十月庚子今據明史本紀作甲辰）

丙午上巡近郊庚戌還宫（考異巡近郊及還宫事明史本紀不載惟吾學編書于是月丙午上巡近郊庚戌還宫明書則云丙午上巡近郊五日還五日正庚戌也疑本紀漏脫今據增）

十一月丙子始命官軍兌運民糧初平江伯陳瑄行支運法軍民兩便後以官軍多所調遣仍用民

運而道遠數愆期上即位之四年命尚書黃福佐瑄經
畧漕運因建議復支運法乃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
百五十萬石于淮安倉蘇松甯池廬安廣德民運糧二
百七十四萬石于徐州倉應天常鎭淮揚鳳太滁和徐
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于臨清倉令官軍接運入京通
二倉民力稍減至是瑄復上言江南民運糧諸倉往返
幾一年有誤農業若令民兌與坿近衛所官軍運載至
京給與路費耗米則軍與民尤爲兩便是爲兌運上命
羣臣會議吏部尚書蹇義等上官軍兌運民糧則例其
加耗以路之遠近爲差每石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斗

江以南六斗江以北五斗民有運至淮安兌軍者止加四斗如有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赴倉其不願兌者聽其自便自此兌運與支運參行而軍既加耗又給輕齎銀爲洪閘盤撥之費且得坿載它物皆樂從事而民亦多以遠運爲艱自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　乙酉中官袁琦等坐贓事覺分遣御史逮治　是月以書戒諭伊王顒炔並逮其官屬長史以下治之顒炔太祖第二十五子伊厲王㰘之子也嗣位後縱中官擾民洛陽人苦之時河南知府李驥稍持以法遂誣奏驥罪上廉得其實謂都御史顧佐曰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之辱驥

耳遂誅其官屬數人而宥驥　十二月乙未誅中官袁
琦並逮其黨十餘人皆棄市琦自幼侍上恃恩縱肆擅
遣內官內侍以採辦爲名虐取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
衛獄籍其家金寶千萬計服用僭侈非法上怒命磔之
先是上以其黨所遣在外者尚多遣太監劉寗御史張
駿李灝等分往直隸福建湖廣江西廣東廣西河南南
京雲南等處捕之時裴可烈在蘇松諸郡貪暴尤甚巡
按御史林碩將繩以法可烈遂誣碩毀詔書被逮上詢
得其實敕責可烈方欲治之而琦事適發遂命械繫至
京師獄死內使馬俊公差還京至良鄉聞琦事自經有

司以聞上曰此正與袁琦同惡害民者命僇其尸梟首于市又中官唐受以公差南京縱恣貪酷事聞捕至具服械赴南京磔梟于市其它宦黨阮巨隊阮誥武莽武路阮可陳友趙淮王貴楊四保陳海等十人皆下獄論死尋命都察院榜琦等罪示天下攷異明史本紀書袁琦等十一人棄市三編質實據宣宗實錄載之甚詳蓋唐受與阮巨隊等凡十一人其馬俊先自經于貝鄉故不在十一人之內今據三編

丁未大學士金幼孜卒幼孜歷事三朝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簡易靜默以功名終贈少保諡文靖

庚戌遣御史二人巡視甯夏甘州屯田水利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詔免朝賀並敕羣臣修

省　癸酉大祀南郊　是月賜司禮太監金英范洪免死詔詞極褒美上旣罪琦等以此示賞罰之公于是中官之寵任者如故攷異賜中官免死詔事見明史宦官傳三編據實錄系之是年之正月今從之

二月甲午以春和命法司錄囚　丙午修南京太廟　是月上御文華殿謂大學士楊士奇曰恤民詔下已踰二歲今更有可恤者乎對曰前詔減官田租而戶部徵如故上怫然曰今當首行之廢格者論如法士奇復請撫逃民察墨吏舉文學武勇之士令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又請令廷臣三品以上及在外二司官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之選上皆從之　三月庚申復下寬

恤之詔辛酉諭兼戶部尚書胡濙曰朕以官田賦重十減其三乃聞異時蠲租詔下戶部皆不行甚至戒約有司不得以詔書爲詞是計臣壅遏膏澤使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有壅遏者罪之乃出減租詩示廷臣　章徼等自交阯還黎利遣使齎表及金銀器方物隨徼等入貢以前月至京師是月遣還利及使臣皆有賜然不遽封也　夏四月辛丑以山西旱蠲逋賦二百四十萬石有奇　壬寅募商中鹽輸粟入邊初洪武時定開中鹽法例召商輸糧而給以引鹽始行之于山西其後各行省邊境皆仿之成祖卽位以北京諸衛糧乏悉停天

下中鹽專于京衛開中惟雲南金齒衛楚雄府四川鹽井衛陝西甘州衛開中如故數年之後京衛糧米充羨會安南用兵轉餉難繼于是諸所復召商中鹽他省邊地亦以次及之洪熙初尚書夏原吉以鈔法不通請令有鈔之家納鈔給引上卽位尋罷之原吉請更定舊則仍召商納米北京至是戶部請推之邊境以十分爲率六分支與納米京倉者四分支與遼東永平山海大同宣府萬全甘肅納米者又以甘肅等處道險遠趨中者少許寓居官員及軍餘有糧之家皆納米豆中鹽上以開中舊制軍儲鹽法邊計相輔而行其法至善故復之

己酉增建國子監房舍諸生有家室者給月糧如南京例　五月上御便殿閱宋史謂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于不振何也對曰宋太祖太宗以兵定天下其子孫率流于弱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然其將帥雖才亦不得展盡爲小人所蔽耳大氐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六月癸卯錄四時御史孫純刑部主事王鎮以監決重囚誤斬首爲淩遲法司論純等罪應斬上宥之命罰役以贖既而諭侍臣曰淩遲本律之文命斬首者葢出于朕一時之不忍純等依律處之非故入之比但不能宣朕德意故姑以此示薄罰耳

癸丑罷遣中官入番市馬　是月太原河汾竝溢堤壞鎮守都司李謙巡按御史徐傑以便宜修治然後馳奏上嘉奬之　巡按湖廣御史朱鑑上言洪武間天下各郡縣皆置預備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亦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人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毁宜遵舊制俾旱潦有資從之于是始詔天下府州縣修預備倉　御製官箴以戒百官諭曰朕撫綏兆民實賴中外文武羣臣同心同力興起治功遠臣既不得數見而入諭之近臣朝夕相接亦不能數以言諭因取古人箴儆之義凡中外諸司各著一篇使揭之聽事朝夕省

覽庶幾有裨然古之君臣有交儆之道凡在位之君子有以嘉謨告朕者尤朕所樂聞也箴凡三十五篇內自六部九卿以及主事行人外自布按二司各府州縣以及儒學武職則自都督府以及各都指揮內外諸衛各著其職之所宜以爲鑒戒　秋七月庚辰御製豳風圖詩揭之殿壁時上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作詩一章命儒臣書于圖右諭曰此周公陳公劉后稷之所由興以告成王使知稼穡之艱難實爲萬世人君之鑑朕非愛其圖繪之精欲以此朝夕省覽庶幾無忘農事尋又製織婦詞示廷臣以見蠶事之勞若

八月乙未諭京官三品以上舉賢才吏部都察院縣方面有司不職者諭曰近惟少傅楊士奇薦舉交阯南靈州知州黎恬等諸臣曠旬積月無一人焉巖藪窟穴豈皆虛哉先是上作招隱猗蘭詩以示廷臣意在薦賢以自輔比見推舉者少而有司貪暴不職者亦不聞有所糾劾故降敕責之恬以進士授御史因上章力詆大臣出為南靈知州黎利反恬始北歸至是以士奇薦入翰林士奇嘗稱恬在內為良御史在外為良郡守云　是月有男子大呼西華門外語涉誹訕守門者執至上前呼仍不已羣臣請下法司上曰古聖王設誹謗木以來

諫者此人寧可罪邪其釋之　改戶部尚書黃福爲南京戶部尚書時上于宮中覽福奏漕事便宜疏出以示大學士楊士奇曰福言智慮深遠六卿中無倫比者對曰福受知太祖正直明果一志國家永樂初建北京行部綏輯凋瘵及使交阯總藩憲具有成績誠六卿所不及然福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福四朝舊臣乃朝暮奔走勞悴殊非國家優老待賢之禮上曰非卿不聞是言士奇又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宮監國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上曰然是時大臣多希旨承順福持正不阿上寖疎福士奇亦忮之　改興事見明史福傳

七卿表改南京戶部尚書在是年八月今據之惟據福本傳言改南京係楊士奇所請以均勞逸而吾學編及李賢天順日錄則言福以剛直見疎于宣宗瑣綴錄記其不看劇不著棋等語雖不足據而吾學編則直云諸大臣皆依違承順福獨持正不阿故以改南去然則均勞逸之語亦士奇希旨奏也今參吾學編書之 尋有是命 釋故城縣丞陳銘使復任初上以太監劉甯清謹命隨御史馳赴各省捕袁琦黨解送京師甯事畢還道經故城銘素惡內官聞甯至不問所由來輒奮前捽甯手擊之御史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然一時偏于所惡姑宥之仍遣復任內臣有言其酗酒擅擊縱宥之亦宜罷黜爲民上曰朕既釋之彼當因此改過也 九月庚午命諸將巡邊 是月蘇州知府況鍾奏

言蘇松嘉湖湖有六曰太湖龐山陽城沙湖昆承尚湖永樂間夏原吉濬導今復淤乞遣大臣疏濬上命巡撫周忱與鍾治之並計其所用工役以聞　是秋免兩畿及嘉興湖州水災稅糧　上以江南歲稔詔令諸府縣出官鈔平糴以備振貸時蘇州官鈔所糴得米二十九萬石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支于南戸部蘇松民轉輸南京者石費六斗巡撫周忱奏令就各府支給與船價米一斗所餘五斗通計米四十萬有奇並官糴米共得七十餘萬石與鍾悉心計議會修倉詔下乃合所餘所糴儲倉貯之名曰濟農振貸之外歲有餘羨以代

民間稞粫及逋租皆依時借給約以秋成抵還是時寬恤備豫之詔屢下有司率視爲具文其以實心行實政者惟忱與鍾二人終忱在任江南數大郡小民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云　冬十月八百大甸宣慰司刁之雅遣使來貢方物因奏波勒土酋常糾土雅之兵入境侵掠乞發兵討之上曰八百大甸去雲南五千餘里波勒土雅皆未嘗歸化此等荒服之地豈宜勞中國爲遠人役不許止降敕撫諭而已　十一月辛酉召督漕平江伯陳瑄巡撫侍郎趙新等歲終至京師會議糧賦利弊時瑄等方奏行兌運法上以戸部所定則例恐有利

于軍而不便于民者故令議之　十二月修祖陵孝陵
是歲巡撫南畿工部侍郎周忱蘇州知府況鍾奏減
蘇州官田租七十二萬餘石初太祖籍蘇松嘉湖官田
賦額而四府之糧皆以積重逋賦獨多蘇賦又比它府
獨重覈計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萬石而官田之租
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上即位屢下詔減之
去年二月用楊士奇言詔舊額畝一斗至四斗者各減
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著爲令其
年九月特擢忱巡撫江南命總督稅糧時鍾守蘇州奏
所屬崑山諸縣民以死徙從軍除籍者凡三萬三千四

百餘戶所遺官田二千九百八十餘頃應減稅十四萬九千餘石其它官田沒海者賦額猶存宜悉除之臣所領七縣秋糧二百七十餘萬石民糧止十五萬三千餘石其他悉爲官田有畝徵至三石者輕重不均如此又請屬縣四年逋賦凡七百六十餘萬石量折以鈔皆爲部議所格會忱至與鍾曲算累月奏減七十二萬餘之鉅數民困獲甦

八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南郊　己巳上元節張燈西苑上奉皇太后往觀皇后皇太子咸侍稱觴上壽並敕文武諸臣及四夷朝貢之使皆得往觀大學士楊士奇撰

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皆有奏御之作

陳建曰大臣以陳善格君匡國甯民爲職不以阿諛媚悅爲恭楊文貞前識蹇義謂不當言天下太平及勸上微行以取媚似矣今乃因張燈之盛作太平聖德詩去蹇何能以寸噫當時林長楙陳祚之因數年矣諸公上太平聖德之詩何如上申救二人之章之爲賢耶宜乎李文達追憶解縉之能爲魏徵而謂諸人之不及深美黃福之持正不阿而謂諸人依違承順之不暇也

賜文武羣臣遊于西苑時致仕大學士黃淮以父喪賜

葬祭詣闕謝會燈節賜宴亦預焉竝詔乘肩輿登萬歲山時以爲榮　是月天下朝覲官集京師上問吏部尙書郭璡曰前擢任九人爲知府亦有來者不璡以何文淵等七人對乃召入便殿命中使傳旨奬勞尋賜文淵等宴于廷以御製招隱詩賜之　二月壬子錄囚凡宥免五千餘人　是月禮部會試命致仕大學士黃淮主試試畢辭歸餞之太液池上自製長歌送之且曰朕生日卿其復來　三月丙辰賜曹鼐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鼐初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辭以年少不堪爲人師願改別職得泰和典史時以督所部工匠至京乞

預會試至是南宮廷試遂膺首選　庚辰諭衛所優恤軍士竝敕內外風憲官察其苛虐者罪之　是月初宴新進士于禮部遂爲令　是春以兩京河南山東山西久旱災民乏食遣使發官倉糧振濟　夏四月戊戌以旱災詔蠲京省被災逋租襍課免今年夏稅賜復一年軍民乏食者有司驗口給官糧如無官糧勸有糧大戶借貸俟豐稔按數償之敕直隸巡撫御史在外按察使理冤獄減殊死以下赦軍匠在逃者罪有司各舉賢良方正一人巡按御史按察使糾貪酷吏及使臣生事者

上留意文雅是月建廣寒清暑二殿悉置書籍貯之

五月丁巳總兵官都督蕭授討貴州烏羅蠻平之初
烏羅知府嚴律己奏所屬治古荅意二酋長石各野等
聚衆劫掠出沒銅仁平頭瓮橋等處誘脅蠻賊石雞娘
及筸子坪長官吳畢郎等共為亂招撫不從請調官土
軍分據要地且捕且撫事聞詔授及鎮巡諸司議授乃
築二十四堡環其地守之而兵力分卒難扞禦賊四出
刼掠殺清浪衛鎮撫葉受勢益張去年巡按御史陳斌
奏言生苗之地不過三百餘里乞別遣良將督諸軍殄
滅授言殘苗吳不爾等遁入筸子坪結生苗龍不登等
攻刼湖廣五寨宜令川湖貴州接境諸官兵土軍分路

併力攻勦上敕諭曰遣將調兵恐暴師日久轉爲寇亂或撫或勦朕觀成功不從中制也至是授果平蠻奏言臣受命統率諸軍進攻賊巢破新郎等寨前後生禽賊首吳不跳等二百一十二人斬吳不爾王老虎等五百九十餘級皆梟以徇餘黨悉平還所掠軍民男婦九十八口悉給所親獲賊婦女幼弱一千六百餘口以給從征將士竝械吳不跳等至京師上覽奏謂侍臣曰蠻苗好亂自取滅亡然於朕心不能無惻然也授在鎮前後二十餘年威服南荒　丁卯總兵官山雲討宜山蠻平之先是雲討平桂林蠻上斬勦首級之數上曰蠻寇害

我良民辟之爲賊害稼不可不去然殺之過多亦所不忍賜雲勅戒諭之至是獲賊首蘇公夏等悉散其脅從之餘黨　是月四川盜起命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

六月乙酉禱雨不應作悶旱詩示羣臣辛丑詔中外疏決罪囚　兩京河南山東山西等處自春徂夏不雨有司以聞上復命振之又以湖廣饑免稅糧　是夏日本國來貢初上念四方蕃國皆來朝獨倭久不貢去年命中官柴山使琉球令其王轉諭日本賜之敕至是日本國王源義教始遣使來上報之賚白金綵幣　秋七月壬申詔免江西稅糧時江西自六月以後天雨不止瀕

江八府江水漲溢漂沒民田溺死男婦無算　八月癸巳汰京師冗官凡戶兵工三部大理鴻臚光祿太僕及順天府官共七十七員　是月交阯黎利復入貢上命兵部侍郎徐琦等與其使偕行諭以順天保民之道未幾利卒利雖受勑命未得封然已自帝其國紀元順天建東西二都分爲十三道東都在交州府西都在清華府皆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二科取士彬彬有華風焉　閏月辛亥西域貢麒麟　壬子有彗星出天倉長丈許　戊午有三星見西北方天門青赤黃各一大如椀明朗清潤良久衆半月形大學士楊士奇奏稽之

載籍云四氣和爲景星又云天子至孝任賢使能法令清明制作合天四海歡悅則景星見又云德至于天則景星見于天門于是禮官胡濙等請表賀上雖不許然文臣自士奇以下皆獻頌攷異明史本紀系之閏月戊午天文志亦云戊午景星三見證之通紀紀聞等書言少詹王直進頌士奇言稽之載籍當爲景星于是自士奇以下皆獻頌據此則以爲景星者亦臆度耳而是年閏八月彗星凡三見二十四日乃没今皆據實書之

已巳彗入貫索掃七公　丁丑有黃赤色見東南方似星非星如雲非雲天文家以爲歸邪星云攷異明史本紀不載其見天文志中李淳風以歸邪合譽爲瑞星故明臣之獻媚以此實亦天文家臆度耳今據書之

已卯彗星復入天市垣掃晉星凡二十有四日而滅　九月乙酉遣官分

赴各省録重囚諭三法司曰朕體上帝好生之德惓惓夙夜惟刑之恤今法司所決重囚憑案牘耳外間所具豈能保其無鍛鍊文致者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其遣廉明官分臨各處同三司巡按御史及府州縣公同詳細審實如情有可矜獄有可疑及審訊不服者仍監候具奏與之辯理切勿輕率致人冤抑慎之慎之　已亥阿魯台部眘卜寇涼州總兵官劉廣擊斬之　是秋日本國復貢先是洪熙時倭久不貢而沿海奸民輒為嚮導寇掠頻聞自奉敕之後時復窺伺性最黠常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

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自是遂爲東南海濱之患　冬十月平江伯陳瑄卒十一月命右軍都督僉事王瑜充左副總兵官督理漕運塡淮安代之　命內閣禮部選本科及前兩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人進文淵閣與修撰馬愉曹鼐等同命詹事王直教之其優禮給賜一如永樂甲申之例又命內閣試吏部就選外官六十餘人録其優者知縣孔友諒等十人以備任用　十二月乙亥諭法司有京官有過犯者　是歲天方黙德那國始來貢天方者回回之祖國也其地在西印度之西印度者漢之身毒國一曰天竺

皆譯音之異也印度凡五曰中曰東西南北中印度者佛國也佛滅度六百年而西印度之耶穌出是曰天主教耶穌生後又六百年而西印度之穆罕默德出是曰天方教穆罕默德生于默加今四洲志作麥加在利未亞洲界卽今所稱小西洋行教于天方而葬于默德那又自紀其最初之祖曰阿丹爲肇生人類之始故其國總名天方而阿丹默德那則其所分之國皆奉回教者也先是上遣鄭和七使西洋行至古里國始知天方在其西南會古里遣人往天方和因遣人齎貨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經歲市奇珍異寶及麒麟獅子歸于是天方默德那等隨朝使入貢上

喜賜賚有加時回人居中國者徧于各省自元以來用其麻法以參校授時洪武之初令設科隷欽天監與大統參用其推算始于隋開皇十四年甲寅盖穆罕默德辭世之歲也（考異）明史本紀天方來貢系之是年之末外國傳同盖天方是年始貢也明書系之七年今從明史史分天方默德那阿丹爲三國其實皆回教之國同部異名耳

九年春正月辛卯大祀南郊　戶部員外郎羅通奉詔理宣府軍餉奏言朝議儲餉開平令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二石七斗而致一石今軍民多願輸米易鹽請捐舊例五分之二則人自樂輸餉足而兵不疲報可　二月庚戌振鳳陽淮安揚州徐

州饑　乙卯申兩京河南山東山西寬恤之令　是月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民以山東參政召還擢南京戶部踰年改刑部上以民廉介端謹特賜敕令考察南京百官是時以詔書寬恤凡罪囚自十惡外並減一等有重囚三十餘人例不得赦民亦減其罪後有旨報決乃復追還而逃已數人民自陳狀給事中年富劾民上知民賢不問至是卒于官貧不能歛都御史熊槩訥䘚以衣衾事聞詔有司爲營葬事　三月戊寅文武羣臣朝皇太子于文華殿　甲申交阯諒山府土官阮世寗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帥所部來歸時黎利已死三子闇弱

奸臣黎問黎察等搆黨仇殺世甯等請徙居廣西龍州等處總兵官山雲以聞詔聽隨宜居住並敕雲戒飭邊兵嚴謹守備　是月山雲討思恩叛蠻平之時蠻首覃公砦等累年作亂雲遣都指揮彭義率兵勦捕斬賊首檗公成潘通天等梟之仍督官軍搜捕餘黨捷聞上賜敕慰勞雲又以慶遠蠻林苗猺非大創不服請濟師詔發廣東兵千五百人委都指揮一員赴廣西聽雲調用

攷證明史稿又於三月甲午書山雲討平潯柳叛蠻證之明史雲傳言雲先後討平潯柳桂林宜山思恩諸蠻見于紀者平柳潯在四年四月平宜山在八年五月討思恩在九年三月與傳中先後次序合明史則甲午平潯柳蠻事是也今據傳增入討慶遠蠻事

以王驥為兵部尚書驥以侍郎

履署兵部事至是實授　夏四月己未徐琦自安南還
黎利子麟遣使來告其父之喪詔麟權署安南國事利
僭位六年私謚太祖子麟一名龍自是其君長皆有二
名以一名奏天朝仍貢獻如常制上命侍郎章敞行人
侯璡賚敕往復遣行人郭濟朱弼賜弔祭　戊辰録四

五月壬午詔瘞暴骸　六月甲子雷震大祀壇外西
門獸吻〔攷異〕明史本紀不載吾學編系之是月證之五行志乃是月甲子也今據書之　是月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以永樂
戊子舉于鄉明年登乙榜第一授霍州學正歷九年丁
憂盧墓終喪起復補蒲州會洪熙元年考績兩學諸生

皆請復任而霍州章先上遂許之至是以朔之明日率
于霍諸弟子號哭一州人爲之罷市端自少篤志正學
見元儒謝應芳辨惑編悅而好之故于輪迴禍福巫覡
風水時日世俗通行之說毅然不爲所動父爲善于鄉
而勸行佛老之善信其所謂因果報應者端乃爲夜行
燭一書進之謂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虛
爲道非率性之道父欣然從之爲諸生上書邑宰請毀
淫祠百餘爲設里社里穀壇使民祈報年荒勸振存活
甚衆其任霍州學正前後凡十六載修明聖學諸生服
從其教郎一州之人皆化之恥爭訟知府郭晟問爲政

答曰其公廉乎公則民不敢謾廉則吏不敢欺晟拜受州有樵者拾金釵以還其主人以爲異樵曰第不欲愧曹先生耳有高文質者往觀劇中道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其學以力行爲主守之甚確一事不容假借盎立基于敬體驗于無欲而歸宿于心性嘗曰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又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性即理也理之別名曰太極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則一初伊洛之學自河南許衡洛陽姚樞倡道于北北方之學者翕然宗之元亡歷鼎革三十餘載而端起崤澠間倡明絕學論者推爲一朝

理學之冠嘗作川月交映圖以擬大學學者稱月川先生攷異曹端之卒證之儒林傳在是年紀聞系之七月憲章錄系之九月按南雷明儒學案言先生卒于六月朔之二日此必據其門人所記今改系之六月下　秋七月兩京山西山東河南諸州縣蝗蝻覆地尺許傷禾稼有司以聞甲申分遣給事中御史督捕之　八月庚戌振湖廣饑　甲子敕兩京湖廣江西河南巡撫官及三司巡按御史行視災傷蠲秋糧十之四乙丑罷工部諸採辦　己巳衛喇特順寧王托懽攻殺阿嚕台來告捷初阿嚕台駐牧塞下為故元之後托克托布哈舊作脫脫不花所襲妻子死孳畜畧盡獨與其子碩尼堪等徙居穆納山穆舊作母至是托懽復

襲阿嚕台並其子碩尼堪皆殺之遣使來獻捷且請獻傳國璽上賜敕曰王能克復世仇甚善至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自用之可也仍賜紵絲五十表裏遣之　是月甯國長公主薨主梅殷妻也初文皇舉兵主貽書責以大義不荅及至淮北貽主書命還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主亦不荅然文皇故推重主及殷之死恩禮尤厚云　晉楊溥禮部尚書兼學士直內閣【考異】溥進尚書見李輔表在九年八月本紀不書以其直內閣如故也諸書以溥自四年丁憂起復並未入閣故九年進尚書但兼學士而已十年正月始入內閣原修三編據之後修則仍據明史紀傳删去十年入內閣之文今從之

九月諭曰天下雖安不忘武備今稽事既成朕

將親帥六師行邊塞飭武備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等扈從癸未車駕發京師乙酉度居庸關丙戌獵于岔道　乙未阿嚕台子諤博爾濟延舊作阿卜只俺請納欵內附上以其喪敗無依憐而撫之　丁酉車駕至洗馬林諸將言衛喇特獵所去此不遠襲之必大克上以問楊榮對曰陛下屢遣人招諭令其近邊獵牧故感恩而來若擊之是前救誘之矣且彼聞上至必先遁雖擊何益徒失戎心上曰然乃諭諸將曰朕此來飭邊備耳非爲捕寇也己亥大獵庚子車駕發洗馬林　冬十月丙午還宮　丙辰總兵官方政參將蔣貴討四川松潘叛蠻平

之初總兵陳懷塡松潘討平諸蠻尋爲御史及按察使所劾謂懷日荒于酒不飭邊備且僭侈踰分上怒召懷還遂以政代貴副之至是諸蠻復叛政諭以禍福皆聽命惟任昌等寨梗化政等分道進勦以次平三十餘寨捷聞進政都督同知　甲子罷陝西市馬　丁卯以兩京浙江湖廣江西饑發應運南京倉米及臨清倉米振之　十一月戊戌停刑　庚子免四川被災稅糧時四川奏旱澇不一所種無收命戶部分別蠲其租　十二月命監察御史巡視各倉時大學士楊士奇言南方運糧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關防奸人盜竊動輒千萬

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警畏請命風憲官關防巡察

從之自是御史巡倉一年一代著爲令　是月甲子上

不豫命衛王瞻埏攝享太廟

十年春正月癸酉朔上以疾不視朝命羣臣朝皇太子

于文華殿甲戌大漸罷採買營造諸使乙亥帝崩于乾

清宮年三十有八遺詔國家重務白皇太后帝幼爲文

皇所鍾愛及既冠立爲皇太孫巡幸征討皆從仁宗在

東宮以讒故失愛于文皇其危而復安太孫葢有力焉

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

閻安樂歲不能災自開國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

治平之象焉　壬午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詔以明年爲正統元年時上方九齡外廷傳言太后取金符入內欲召立襄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率百官入臨請見太子太后即至乾清宮擕上泣曰此新天子也士奇等伏謁呼萬歲于是浮議始息　丁亥吏部尚書蹇義卒先是義以新君即位告祭齋宿得疾上遣醫往視問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大寶望敬守祖宗成憲始終不渝耳遂卒年七十三義歷事五朝質直寬和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楊士奇常言張詠之不飾玩好傅堯俞之遇人以誠范景仁之不設城府義蓋兼之仁宣之間

政在三楊義雖掌銓衡輙依違其間無所匡拂時亦以
此少之卒贈太師謚忠定　庚寅罷十三布政司鎮守
中官惟南京守備諸邊鎮守及徐州臨清收糧淮浙巡
鹽者如故　丁酉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章皇帝廟號宣
宗　辛丑晉戸部尚書黄福少保參贊南京機務留都
文臣參機務自福始　二月戊申尊皇太后爲太皇太
后庚戌尊皇后爲皇太后時左右有請太皇太后垂簾
聽政者太后曰毋壞我祖宗法第罷一切不急務斥宫
中玩好之物時時昜皇帝嚮學而已朝廷大政羣臣白
太后太后悉令送内閣俟楊士奇等議決然後行太后

兄彭城伯景都督昇惟令朝朔望毋得與聞國事時楊士奇等薦昇賢宜加委任太后不許．辛亥封弟祁鈺爲郕王　甲寅罷諸司冗費．是月封平陽王美圭爲晉王晉自濟熿廢後不立王者已八年至是始以美圭紹封　釋前鬱林知州林長懋御史陳祚主事郭循于獄復其官（攷異：諸書皆在二月三編書之九月蓋據其復官之月分也今牽連記之並據明史列傳增入林長懋）　三月戊寅放教坊司樂工三千八百餘人辛巳罷山陵夫役萬七千人．丙申諭三法司死罪臨決必三覆奏然後加刑　是月江西樂安大盜曾子良等作亂據大盤山衆至三萬詔都督僉事彭森討之時陳

本深爲吉安知府與森設伏大破之斬子貞餘衆潰散本深治吉安政舉大綱不屑苛細大猾旣殲府中無事晨起鼓升堂吏無所白輒鼓而休間有所訟呼至榻前析其曲直遣之亦不受狀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子皆得往白久之人恥爭訟無告訐者　夏四月丁卯以久旱考察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　戊辰畿南山東河南蝗遣給事中御史督捕之　五月庚辰錄囚　壬午戶部言浙江蘇松荒田及舊額官田減除稅糧二百七十七萬餘石請加覆覈諭曰減除稅糧以蘇民困也又令覈實必增額爲民患不許　是月大學士楊士奇

等上言去年十月奉先皇帝諭明年春發東宮出學講讀宜慎選賢良端謹之士以爲輔導今遺言猶在耳皇上沖齡此爲第一重事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太皇太后嘉納之　詔自今初任者不得除風憲官　六月丁未令天下瘗暴骸　辛酉葬章皇帝于景陵（致異諸書多作是月戊申今據明史本紀證之甲子會紀所載月日亦同）　秋七月丙子蠲山西夏稅之半　丁亥太白經天（致異明史天文志是月丁亥太白晝見三編則云太白經天今據之）　是月進刑部侍郎魏源爲本部尚書

八月丙午詔減光祿寺膳夫四千七百餘人　是月以甯陽侯陳懋爲平羌將軍塡甘肅上初踐阼以懋勳

舊命偕英國公張輔參議朝政至是以邊警出之　九月庚寅龍州宣撫司以瑞麥獻有一莖六穗七穗者詔曰今四方旱蝗相望一方稱瑞如天下饑民何自今有若此類者毋進獻　壬辰詔督漕總兵及諸巡撫官歲以八月至京師會廷臣議漕運事宜著爲令　是月詔修宣宗實録命英國公張輔爲監修官大學士楊士奇等爲總裁　以王振爲司禮監振少選入內書堂侍上于東宮爲局郎狡黠得上歡遂越金英等數人任之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閱武將臺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最之有紀廣者嘗以衛卒守居庸得

事振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超擢都督僉事自此招權納賂諸大臣自士奇以下皆依違莫能制　冬十月壬寅遣使諭韃靼阿爾台（舊作阿台）多爾濟巴勒（舊作朶兒只伯）先是阿嚕台死其故所立王子阿爾台及所部多爾濟巴勒等復爲托克托布哈所窘竄居鄂齊訥路外爲納款而數入甘涼爲寇甘肅守臣以聞上猶欲招撫之故有是諭　辛亥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十一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壬子阿爾台多爾濟巴勒犯凉州之鎮番衛將軍陳懋禦之于平川敗之追至蘇武山遂還時上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協贊甘肅軍務兵部右侍郎徐

晞巡撫甘肅做邊備也　是歲廣西總兵官山雲討大
藤峽賊平之先是雲奏請濟師勦除慶遠鬱林叛蠻朝
廷遣廣東都指揮田眞帥兵助之會潯州等處蠻寇刼
掠良民雲遣眞率兵禦之于大藤峽前後斬首九十六
級歸所掠男婦二百三人雲在鎮先後大戰十餘斬首
萬二千二百六十降賊酋三百七十奪還男女二千五
百八十築城堡十三鋪舍五百陶甎甃石增高益厚自
是猺獞屛跡居民安堵論功進都督同知璽書褒勞雲
謀勇深沈而端潔不茍取廣西鎮帥初至土官率餽獻
爲故事帥受之即爲所持雲始至聞府吏鄭牢剛直召

問曰餽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汙不可湔也雲曰不受彼且生疑奈何牢曰黷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雲曰善盡卻餽獻嚴馭之由是土官畏服調發無敢後者雲所至詢問里老撫善良察誣枉士人皆愛戴之上卽位雲墜馬傷股上遣醫馳視以病請代優詔不許進右都督

明通鑑卷二十二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二十二起柔兆執徐盡上章涒灘凡五年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

皇帝前紀

正統元年春正月丙戌罷銅仁金塲初永樂間遣官湖廣貴州採辦金銀課復遣中官御史往覈之又于浙江福建開金銀塲歲額日增上卽位欲封閉坑穴以次罷之是時以貴州生苗方爲亂遂首罷焉　大學士楊士奇等上言國家歲用糧儲浩大皆仰給江南軍民轉運

不勝勞苦況河道倘有阻窒則糧餉不充實非經久之策計今在京官軍數多除操練造作應用外餘者悉令于北京八府空閒田地屯種倘遇豐年必有蓄積可省南方轉運之費從之庚寅詔發禁軍三萬就近地下屯士奇等又言前因巡邊調選大甯都司及南北直隸衛所官軍更番赴京操備今天下已靖請不必赴京俱令下屯既省轉運之勞又養精銳之氣上命從容行之

三月始開經筵從大學士楊士奇等之請也士奇等又言天子就學其事體與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命禮部翰林院詳定講筵禮儀從之丙辰命太師英國公張輔

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學士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王直王英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侍講學士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兼經筵官翰林春坊儒臣分直侍講經筵定儀注自此始　是月命僉都御史王翺出塡江西時廷議遣文武大臣出鎭遂命翺偕都督武興行　三月己巳賜周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乙亥上御經筵先是經筵進講之制無定地亦無定期至是始定月講御文華殿詔以月之九日行之續定每月三日日以逢二爲期以二八月中旬起四十月末旬止寒暑暫免遂爲定制時中官王振方用事

考功郎中李茂弘謂今之月講不過虛應故事粉飾太平而君臣之情不通暌隔蒙蔽此可憂也卽日抗章致仕去

[考異]明史稿書二月丙辰定經筵儀註明史不書但書御經筵于三月乙亥蓋定儀註三月始御經筵也是年三月丁卯朔乙亥則三月九日證之明會典言經筵月講向無定日亦無定所正統初始著為儀常以月之二日御文華殿進講月三次寒暑暫免據此則英宗初御經筵當以三月十二日戊寅證之王圻續文獻通攷言正統元年春二月始開經筵楊士奇等定禮儀上之制日是以今月初九十九御經筵據此則初定儀注以月之九日為期紀書乙亥與制詞合共收二為期者據通攷言續定經筵儀注每月三日日以逢二為期歲率以二八月中旬起四十月末旬止云云然則初定之期以九後始更之以二明史所紀自據實錄故三編亦系之三月是也惟據明會典但有逢九逢二之期而景泰元年開經筵御史許士達上疏言舊典經筵每月不過初六十六二十六三日似景泰初又定經筵以六為期蓋正統景泰之間或二或六或九亦無定

明其逢二之期似是後來所定故會典据之今附識于此初鎮番之役平羌將軍陳懋遣兵援之遽解去懋以捷聞會參贊侍郎柴車至劾懋失律致寇又取所遺老弱冒爲都指揮馬亮斬獲功又劾涼州副總兵劉廣喪師不以實聞顧冒功要賞詔奪懋祿械廣至京特賜車金幣以旌其直車以廉幹名上簡用之一時謫軍給餉恐得事宜陝西柴車參贊甘肅軍務在去年之冬此則以劾陳懋劉廣故賜金幣以旌其直證之明史車傳大畧如此吾學編則統系之是年三月言車劾劉廣上以其可當師旅之任命贊甘肅軍務並賜金幣文綺据此則車以劾廣之故始授參贊不知車之劾廣乃在至甘肅後也至劾陳懋事見懋傳而車傳亦軼之今据二傳增入

詔蘇松浙江等處官田準民田起科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

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三斗二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自宣德之末蘇州逋糧至七百九十萬石巡撫周忱蘇州知府況鍾屢請輒爲部議所格至是稍稍蠲減民困少蘇　夏四月丁酉朔享太廟上沖齡踐阼至是始詣太廟行親享禮　是月河北旱蝗遣工部侍郎邵旻等督所在有司分道捕之　五月丁卯阿爾台多爾濟巴勒寇肅州先是寇由鎮番入涼州劉廣等不敢擊大掠而去尋犯山丹指揮陳玘戰沒又犯大同千戶葉林等戰沒至是圍肅州不克亦大掠去

考異　明史本紀系之五月丁卯證之吾學編典彙諸書本年寇山丹又入大同塞明史稿書寇大同于二月寇山丹

于三月明史紀皆略之且据諸書則寇山丹在前寇大同在後明史稿亦似倒叙今統書于是月寇肅州之下又明史稿五月及閏六月皆書犯肅州蓋五月犯至閏六月始解去也今竝系之五月下

壬辰始設提督學校官時南京戶部尚書黃福上言比來生員學藝疎淺宜令布按二司徧歷考試庶得真才于是詔兩畿及十三布政司皆設提學道專理學校事按臣不得侵越兩畿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副使或僉事著為令是時廷臣舉堪任提學者吏部尚書郭璡首薦薛瑄瑄字德溫號敬軒河津人舉永樂十八年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擢御史三楊當國欲見之謝不往出監湖廣銀

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至是服闋還朝遂以瑄薦授山東提學僉事首揭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云攷異明史本紀但書是月壬辰設提督學校官三編輯覽言兩畿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副使僉事證之明史職官志同今增入又薛瑄以僉事授山東提學道證之本傳在正統改元之初吾學編系之五月設提學下今從之

六月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致仕初佐有疾請致仕宣宗命熊槩代理院事踰年槩卒佐疾已遂復任是年佐考察御史不稱者十五人奏請降黜時邵宗九載滿吏部考稱佐獨寘之十五人之列遂與尚書郭璡相奏辨上入璡言遂原宗而

責佐佐因上章求去賜救獎慰賚鈔五十貫命戶部復其家佐操履清白性嚴毅每旦趨朝小憩外廡立雙藤戶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一時稱爲顧獨坐卒以是被擠去家居十一年卒佐既罷以陳智代爲右都御史攷異據吾學編國史紀聞皆系之是年六月諡之明史七卿表佐以元年六月致仕陳智任掖仁宣以來左右都不並設任授一官而證之佐傳佐任右都御史並未改左吾學編及諸書作左都又以陳智所代爲左副都皆與史不合今參明史表傳書之

徙甘涼寄居回回于江南凡五百戶又徙在京降人于河間德州

閏月罷陝西織造駝褐永樂間增設內外各織染織造局遂及陝西之駝褐至是以

西鄙不靖罷之　是月順天真定保定濟南開封彰德六府俱大水【攷異】是月順天等六府大水明史本紀不具證之明史五行志在是年之閏六月今據增

秋七月訪聖賢後裔蠲其徭役初宋高宗南渡孔子四十八代孫端友率其子玠扈從至浙居于衢州高宗紹興初端友卒賜其子玠田五頃命以州學爲家廟世奉祭祀四傳至洙元至元間命歸曲阜襲封洙讓爵曲阜之弟治元世祖嘉之命爲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然自此衢州之襲封遂罷至是有言端友之裔孫仍有在浙者上命訪之並及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後裔皆復之所在祠墓傾圮者修之【攷異】據三編輯覽系

之七月傳氏明書系之六月之末今從三編其目云訪求南宋衍聖公孔端友後裔授端友從宋高宗南渡始有南宗而北宗已嗣之金端友既去金人乃以其同母弟端採爲北宗而證之明闕里志端友之子玠即端採之子嗣端友而從南渡者也元至元間端採後絕有言衢州之孔洙即端採之後裔故特召之而洙仍讓爵于居曲阜之族弟復歸南宗元世祖忌其本有南北二宗故衢州之封爵遂罷明英宗即位始令訪之直至孝宗弘治末年始訪得洙之六世孫彥緬命主祀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于是南宗之祀始復明史彥緬傳謂時以在曲阜者爲孔氏北宗在西安者爲南宗是也程敏政聖裔攻謂北宗皆出于一時之訪求必不得已南宗猶爲近之因謂闕里之大宗當歸之衢族孔氏闕里志辨之甚詳蓋敏政既不知端友端採實同母兄弟又不知端友在衢所立爲後者即端採之子又其時北宗孔宏緒與敏政同爲大學士李文達公之壻闕里志謂二喬素不相能雖未敢以此排斥聖裔亦其攻據之失詳也餘詳攻證中 從襄王瞻墡

于襄陽淮王瞻墺于饒州、是月南畿陝西湖廣廣東

皆大水〔攷異〕此據三編增。八月甲戌，以右都督蔣貴充總兵官，佩平虜將軍印，都督同知趙安副之，討阿爾台、多爾濟巴勒也。貴頻守松潘，數有功，上即位，召還，進右都督。會阿爾台等數犯甘涼，邊將告急，遂有是命。是月，詔還前學士解縉所籍家產。〔攷異〕據明史本傳在是年八月，傅氏明書同，今從之。

始定歲賦折銀入內承運庫。初，洪武九年，天下稅糧許以銀鈔代輸者，謂之折色，所折之銀俱送南京，供武臣俸祿及北京各衛官支俸以爲常。至是，副都御史周銓言：「行在各官俸支米南京，道遠費多，輒以米易貨，貴買賤售，十不及一，朝廷虛糜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于南

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舟楫地折取白金布絹解京充
俸江西巡撫趙新南京戶部尚書黃福亦以爲言上以
問戶部尚書胡濙濙對以太祖嘗折納稅糧于陝西浙
江民以爲便乃仿其制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南畿
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
銀百萬餘兩不送南京悉入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除
給放武臣俸餘專供內用其後槪行于天下自起運兌
運外率糧四石折銀一兩解京以爲永例由是諸方賦
入折銀者幾半而倉廩之積漸少矣　九月癸卯遣刑
部侍郎何文淵戶部侍郎王佐都察院副都御史朱與

言督理兩淮長蘆浙江鹽課並敕內官同往有不便于民者具實以聞其阻撓鹽法情犯重者械送京師欽差巡鹽自此始　庚申遣兵部侍郎李郁通政使奈亨齎敕印封黎麟爲安南國王初黎利死勅其子麟權署國事麟遣使入貢謝恩上即位改元之四月以宣宗賓天遣使進香又以上登極尊上太皇太后皇太后位號並遣使表賀貢方物閏六月復貢上以陳氏宗支既絕麟事大禮恭欲使正位下廷臣議咸以爲宜遂有是命

冬十月上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三發三中上喜撤上尊賜之

觀者私相語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今天子自來顧一杯酒耶然竟無殊擢（攷異 明史紀傳皆不載紀事本末及通紀紀聞皆系之十月今從之○駙馬都尉井源仁宗女嘉興公主下嫁者後死于土木之難明書作駙馬都尉薛桓誤也謹之明史公主傳宣宗女常德公主以正統五年下嫁薛桓此時安得有駙馬都尉之稱）

十一月乙卯詔京官三品以上舉堪任御史者四品及侍從言官舉堪任知縣者各一人　是月免湖廣被災稅糧

十二月丁丑下兵部尚書王驥侍郎鄺埜于獄時王振初用事欲令朝臣畏己會驥議邊事五日未奏振教上召驥面責之曰卿等欺朕年幼耶即日執驥並埜下之獄尋釋之未幾右都御史陳智劾張輔回奏稽延並劾

科道不舉奏上釋輔不問杖御史給事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風指屢撫大臣過自公侯駙馬伯及尙書都御史以下無不被劾或下獄或荷校甚至譴謫殆無虛歲　乙酉湖廣貴州總兵官蕭授討廣西蒙顧十六洞賊平之初授平貴州烏羅蠻踰年復討都匀蠻降下合江蔡郎等五十餘寨會上卽位命佩征蠻副將軍印仍塡湖廣貴州又念授年老以都督僉事吳亮副之先是普定蠻阿遲等叛僭稱王四出攻掠授遣指揮顧勇等擣其巢破之而廣西蒙顧十六洞與湖廣逃民相聚爲盜起授督兵圍之再戰悉禽斬其酋餘黨就誅捷聞進右

都督上言靖州與廣西接壤時苦苗患永樂宣德間嘗儲糧數萬石備軍與比年儲漸少有警發人徒轉輸賊輒先覺以故不能得賊乞于清浪靖州二衛各增儲五萬石庶緩急可藉報可　是冬成國公朱勇言近衛喇特托懽以兵追逐韃靼多爾濟巴勒恐旣吞倂日益強大乞勅各邊廣儲積以備不虞上嘉納之是時二部相讐殺而阿爾台多爾濟巴勒竄居在外非衛喇特之敵故陽乞撫于我而陰行寇掠未幾復犯莊浪都指揮江源戰沒亡士卒百四十餘人邊事益棘　是歲上改元初政三楊當軸各處坑冶悉詔封閉撤永宣新增之閘

辦官又罷諸處採買及造下西洋船木諸冗費民困少蘇內供之物如糖蜜果品腒脯酥油茶芽粳糯粟米藥材或較舊數減半或減三之二而上用膳食器皿如南工部造金龍鳳白瓷諸器饒州造硃紅膳盒諸器即位數月撙節頗多而營造所之援例誅求尚膳監之乘時乾沒上雖備怗具書不能禁也其後中官用事徵索紛紜較之舊制又變本而加厲云　僉都御史魯穆奉命捕蝗于大名還以疾卒穆天台人永樂四年進士家居褐衣蔬食足跡不入州府比謁選有司餽之贐穆曰吾方從仕未能利物乃先厲州里乎不受除御史仁宗監

國屢上封事劾漢王官校諸不法狀直聲震朝廷遷福
建僉事理宛濫摧豪强泉州人李某調官廣西其姻富
民林某遣僕酖李于道而室其妻李之宗人訴于官所
司納林賂坐訴者繫獄久穆廉得其實正林罪漳民周
允文無子以姪爲後晚而妾生子因析產與姪屬以妾
子允文死姪言兒非叔子逐之盡奪其貲妾訴之官穆
召縣父老及周宗族密置妾子羣兒中咸指兒類允文
遂歸其產民呼曾鐵面時楊榮當國家人犯法穆治之
不少貸榮顧謂穆賢薦之朝上即位遂擢是職卒之日
貧不能斂始穆入爲僉憲行李蕭然尚書吳中贈以器

物不受至是中爲治棺衾乃克殯詔給舟歸其喪考異曾穆之卒據明史本傳在英宗即位之明年乃正統元年也是年河北旱蝗遣官督捕穆之還未知何時故諸書有系之二年者惟憲章錄七年書曾穆巡視江南尤誤耳今據其出使之年牽連記之　以劉中敷爲戶部尚書中敷任山東左布政丁憂歸至是奪情起之　宣德八年西洋西域來朝貢者凡古里柯枝蘇門荅剌及天方等共十一國滯留未遣是年上始命禮部稽其使臣在京師者悉令附爪哇貢舟還國

二年春正月甲午奉宣宗神主祔太廟　己亥詔大同總兵官方政都指揮楊洪會甯夏甘肅兵出塞先是總兵蔣貴趙安等奉命出師未至而寇犯莊浪巡撫甘肅

徐晞上章劾貴廷議以貴方選軍甘州勢不相及而莊浪正晞所統責晞委罪匿貴不問未幾諜報阿爾台多爾濟巴勒等駐賀蘭山後詔政與洪出大同迤西貴與安出涼州寨會勦貴等師至魚兒海子都指揮安敬言前途無水草留十日以芻餉不繼欲引還時右僉都御史羅亨信參貴軍務讓之曰公等受國厚恩敢臨敵退縮耶死法孰與死敵貴不能從遂引軍還亨信遂上章劾貴陝西都御史陳鎰亦言狀詔切責貴等　是月太皇太后欲誅王振不果上之初即位也太皇太后悉委政內閣而三楊皆累朝元老振心憚之未敢逞太后嘗

遣振至内閣問事士奇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士奇愠
三日不出太后聞之怒立鞭振仍令詣士奇謝罪且曰
再爾必殺無赦一日太后御便殿召英國公張輔内閣
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太后左右女官雜佩
刀劔侍衛凜然上西向立太后旁五臣東面稍下太后
召問人皆有奬勸之詞及溥乃嘆曰先帝念卿忠屢形
愁嘆不意今日得相見也葢仁宗監國以讒故宫僚多
下獄溥及黄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仁宗每于宫中
言及東宫時事慘然不樂以故太后言之于是溥泣太
后亦泣因顧上曰此五臣先朝所簡貽皇帝有行必與

之計非五臣所贊成者不可行也有頃宣太監王振至俛伏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時女官加刃振頸上跪爲之請五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禍人家國我聽帝暨諸大臣留振此後不得令干國事也振自此稍斂戢已而太皇太后病遂跋扈不可制矣（攷異此事明史三楊及宦官傳皆不載皇朝通紀紀事本）末及明書皆載之據弇州攷誤言出自何文簡餘冬敘錄而楊文敏行狀及楊文貞三朝聖諭錄皆不及以召對言則似影響宣宗時事若果有誅王振之語則文敏行實與聖諭錄何故佚之史于太后之聖政王振之蠹國娓娓言之此又何所諱而不書意者何文簡驟聞前輩之言喜而筆之不自知其誤也予謂文敏行狀及文貞三朝聖諭錄皆因王振諱也楊榮之卒在正統五年正王振用事之時宜行狀不書士奇以正統九年卒三

朝聖諭錄據其自序成于正統七年壬戌是年太皇太后崩振勢益盛大作威福廷臣人人惴恐士奇雖老耄之年豈不慮異日子孫之禍太后賜王振之死即有其事亦必不敢入錄中弇州之說毋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三編采入此條系之是年正月今從之

御批三編曰誠孝太后既對諸臣數責王振且以刃加振頸不得謂無必殺之心使五臣能因勢而贊成之則去大憝易於反掌乃五臣不但不顯言其惡且爲之長跪致請轉若重爲申救者良由諸臣阿順幼主爲身後計故爾隱忍保全致貽奸惡之禍而不得諉之誠孝太后之優柔寡斷矣且如太后于兄昺昇皆禁其不得干預國事可謂深知大體而三楊則於昺

昇請加委任私意揣摩若此又奚有於王振乎

三月甲午録四　戊午遣御史金敬撫輯大名及河南陝西逃民　夏四月免河南被災田糧　五月庚寅命兵部尚書王驥經理甘肅邊務時寇數犯甘涼邊境將貴趙安等出塞無功而侍郎柴車徐晞都御史曹翼相繼飭防均不能制上乃命驥往許以便宜行事驥奉命疾驅至軍大會諸將問往時追敵魚兒海先退敗軍者誰僉曰都指揮安敬驥之行也上以僉都御史羅亨信劾貴等逗留狀示驥並密勅驥僇敬軍中以徇至是遂承旨縛敬斬轅門尋奉勅責取貴死狀一時諸將皆股

粟驥乃大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自防禦邊境肅然閱軍甘涼汰三之一定更番法兵得休息而轉輸亦省[考異]王驥斬安敬及責蔣貴死狀一事據弇州史乘攷誤謂出自中旨並非便宜行事彭文憲為王靖遠作墓志有似狄招討之僇陳湯者雖快人意恐當以正史為據也余謂王驥非能擅斬安敬責蔣貴死狀之人此不足辯而證之羅亨信傳亨信劾貴逗留狀上以其書示王驥等故驥傳亦言承密旨縛敬斬軍又責貴死狀亦云宜數其皆出自中旨明矣明史所記較彭志為得其實今據之

壬寅命刑部尚書魏源經理大同邊務亦令以便宜行事先是王驥言邊軍怯弱由訓練無人因薦千戶楊洪詔加洪游擊將軍洪所部才五百詔選開平獨石騎兵益之再進都指揮僉事洪以敢戰著名而部曲多毀之者源甫蒞邊篤全衛

指揮杜衡部卒李全許奏洪罪源素知洪能乃奏諭衡

戍廣西而執全付洪使自治時源遣都督僉事李謙守

獨石遂請以洪副之　丁未免陝西平涼六府旱災夏

稅並諭戶部遣官勘寶豁之　是月吉安浮梁淮徐

等處義民十八人各出穀千石有奇助官振濟賜璽書旌

勞復其家　六月乙亥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

祀孔子廟廷時肇慶知府王瑩等以安國作春秋傳沈

作書傳眞德秀作大學衍義均有功于聖門請從祀孔

廟兩廡下禮部議奏稱瑩等言是故有是命　庚辰遣

副都御史賈諒工部侍郎鄭辰振河南江北饑時南直

隸之鳳陽淮安揚州諸府徐和滁諸州河南之開封諸府奏自四月至五月河淮泛漲民居漂沒禾稼不登特命諒等往振之　秋九月以都指揮僉事楊洪守獨石先是洪副李謙守備赤城獨石謙老而怯與洪不相能洪每調兵謙輒陰沮之洪嘗勵將士殺敵謙笑曰敵可盡乎徒殺吾人耳御史張鵬劾罷謙因命洪代洪雖爲偏校中朝士大夫皆知其能有毀之者輒爲曲護洪以是得展其才益自奮數敗烏梁海兵禽其酋威名聞嶺北稱爲楊王　王驥經理甘肅尋召還未幾甘肅守將報北寇復犯邊冬十月甲子以鎮守甘肅左副總兵任

禮充總兵官授平羌將軍都督蔣貴都督同知趙安副之兵部侍郎柴車僉都御史曹翼羅亨信參贊軍務討阿爾台多爾濟巴勅命驥及太監王貴監督之車盡心邊務糾劾將帥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以後患怵之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也每有功賞雖敕下必覆驗而後行岷州土官后能冒功得陞賞車奏請加罪能復請命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實繁有徒臣方次第按覈今宥能何以戢衆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朝廷雖從能請然嘉車賢遣使勞賜之仍進從二品祿　是月勅方面郡守缺令三品以上

保舉擇用左通政陳恭言古者擇任庶官例由選部職任專而事權一今令廷臣各舉所知恐開私謁之門長奔競之風下吏部議尚書郭璡遜謝不敢當大學士楊士奇言宣德七年以前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多不得人致爲民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茲以往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亦緣舉主不察甚或徇私所司不行糾劾以致如此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仍如士奇言　十一月乙巳

振河南饑免稅糧

三年春三月己亥夜京師地震庚子夕震甲辰又震者再（按明史本紀及五行志皆書三月己亥地震三編據實錄並增入庚子甲辰今從之）是月振陝西饑　禁天下祀孔子于釋老廟宇　是春兵部尚書王驥督諸將出塞以蔣貴爲前鋒而自與任禮帥大軍後繼與貴約曰不捷毋相見也貴亦慼舊會多爾濟巴勒懼罪連遣使入貢敵勢稍弱貴帥輕騎敗之于狼山追抵石城多爾濟巴勒走與阿爾台合　夏四月王驥任禮等帥諸軍出鎮夷關蔣貴將二千五百人爲前鋒貴欲深入副將李安沮之貴拔劍厲聲叱曰敢沮

單者斬遂由間道疾馳三日夜抵其巢阿爾台方牧馬貴猝入馬羣令士卒以鞭擊弓弰驚馬馬盡佚敵失馬挽弓步鬬貴縱騎蹂躪指揮毛哈阿奮入其陣大敗之乙卯貴分軍爲兩翼別道百騎乘高爲疑兵轉戰八十里斬首三百餘禽僞左丞脫羅獲金銀印各一駝馬兵甲千計會驥與禮敗敵于梧桐林至額齊訥路禽僞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萬戶二人降其部落窮追至黑泉而趙安等出昌甯至多喇溝（舊作刁力）亦禽僞右丞達嚕噶爾齊三十人分道夾擊轉戰千餘里多爾濟巴勒遠遁西邊悉平（攷異明史本紀系之四月乙卯據其奏報之月日也功臣年表記封蔣貴等于是年之四

月七卿年表言王驥以四月召還理部事皆牽連記之耳證之諸書驥等還在十月論封及升賞王驥柴車等皆在其時今分書之　癸亥設大同馬市先是刑部尚書魏源等以衛喇特貢馬授遼東開原例以六事聞曰置馬市選貢馬輸供具嚴禁約擇通事設牙行上以馬市勞軍民不必置待遠人宜厚馬不必選供具取給公帑勿擾民餘如議未幾巡撫大同僉都御史盧睿復言大同宜立馬市從之　是月宣宗皇帝實錄成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溥進少保兼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餘陞賞有差　五月南畿巡撫周忱奏疏通鹽課法去年淮揚水災鹽課虧少上命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

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如數出
給通關准作次年貢納秋糧令竈戶將私鹽于附近場
分上納即照時價給米于是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
食米公私賴之　六月癸酉以旱詔讞中外疑獄　麓
川宣慰使思任發叛任發前宣慰思倫發子也初思倫
發爲其部長刀幹孟所逐洪武之末太祖命黔國公沐
春會都督何福討平之歸倫發于麓川仍爲宣慰使分
其地設孟養木邦孟定三府隸雲南設潞江干崖大侯
灣甸四長官司隸金齒永樂初陞孟養木邦爲宣慰司
久之孟養木邦與緬甸相仇殺時思倫發已卒子行發

襲亦卒次子任發遂襲而狡猾踰于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朝廷稍優容之會木邦與緬甸相攻任發乘機侵奪遂欲盡復其故地稱兵擾邊值宣德之末以交阯四川方用兵民勞未息遣中官齎敕撫諭令勿與木邦爭地抗殺而任發輙連年侵孟定南甸干崖騰衝潞江金齒等處于是黔國公沐晟奏任發叛形已著近已侵迫金齒勢甚披猖已遣諸衛馬步官軍至金齒守禦乞調大軍進討是時上方命晟遣官賚金牌信符諭還所侵地而任發卒不奉詔乙亥命都督方政僉事張榮會晟討麓川

[發明]據明史本紀系之是月諸書或系之二年之十月或系之三年之十月然以命將攻

之紀中系之是年之夏者爲得其實蓋方政等出征當以秋冬間至而空泥之敗政之死雖事在明年正月以此推之政之奉命出師在是年之六月無疑也政等既出師而思任發復侵孟養蓋是時任發方修貢以緩師沐晟遣信其降無渡江意政不勝憤乃獨率麾下出戰先勝後敗政死之後詔切責晟不援故晟亦懼罪暴卒本紀系晟卒于四年三月者是也今據本紀繫之雲南土司傳○思倫發思任發思機發父子祖孫皆以發名蓋發即法夷人稱其長爲法猶中國之稱王也紀事本末言思任發畧取孟養逐其宣慰刀賓玉遂居騰衝跳潞江仍自稱曰法法猶王號也中國遂訛爲思任發云按此所記本之田汝成西南夷傳田官于滇故知之思任出傳任發仁證之明史傳中所記思仁逐刀賓玉居騰衝跳潞江皆思任事是思仁即思任也 秋七月癸未下禮部尚書胡濙等于獄初行在禮部印失上以濙故詔勿問命改鑄至是又失之遂被劾下獄未幾印獲釋之復其官 辛卯下戶部尚書劉中敷等于獄

初中官俸糈于通州支給中敷掌戸部改在京倉支給
中官諷御史給事中劾奏遂竝侍郎吳璽等俱下獄既
而釋之　八月辛酉順天貢院火席舍多焚試卷亦殘
缺時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爲考官値初試之夕有司
懼罪不敢言更試惟請葺號舍終事鶴齡曰必更試然
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者卽此心無私亦欺也禮部
官乃具二議以進詔下如鶴齡言　乙亥以陝西饑令
襍犯死罪以下輸銀贖罪送邊吏易米是年春平涼鳳
翔西安鞏昌漢中慶陽凡六府皆以饑告故有是命
九月癸巳蠲兩畿湖廣逋賦凡六十四萬石以元年二

年連災故也　冬十月癸丑再振陝西饑　是月召王驥等還論平麓功封蔣貴定西伯任禮甯遠伯趙安會川伯驥以尚書兼大理寺卿支二俸柴車陞兵部尚書自羅亨信以下皆陞賞有差　十一月逮天下逋逃工匠四千餘人初宣德間徵天下軍民工匠多所興造上即位悉罷之未幾建宮殿修九門改造五府六部諸司公署又廣建京城內外諸佛寺工役繁興匠多逃者二年二月以後己逃六千餘人至是積四千二百餘人悉命逮之逮至者皆桎梏赴工軍民失望　是月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請定入監事例敬宗任南京國子監司

業九年秩滿遷是職至是上書言舊制諸生以在監久近送諸司歷事比年有因事予告者遷延累歲至撥送之期始赴實長奸惰請以肄業多寡為次第又近有願就褋職之例士風卑陋誠非細故請加禁止從之　十二月丙辰下刑部尚書魏源右都御史陳智等于獄源督經理大同邊務本年四月召還有御史劾源為御史時督犯贓冒領誥命上以源有勞置不問比還與都御史陳智相詈于直廬智以聞詔兩責之七月以坐決獄不當與侍郎何文淵俱下獄既而釋之至是以上遼王貴烚罪狀不言其內亂事遂與三法司俱繫詔獄智亦預

焉先是巡撫湖廣侍郎吳政等奏遼王貴烚不友諸弟待庶母寡恩捶死長史杜述居國多過及召訊京師盡得其淫穢瀆倫兇暴諸不法事上以政等所奏及三司所鞫皆不當復命英國公張輔會問得實乃論貴烚重典遂並政等規避不奏論斬時上嚴繩臣下大臣下獄以爲常源一歲兩繫論者皆以爲王振作威之漸云【攷異】明史本紀但書十二月魏源下獄事證之源傳源是年兩下獄一在七月一在十二月均見七卿年表今據本傳書之○又按明史稿書魏源下獄于七月乙未是源初次下獄之日分也

是歲多爾濟巴勒敗走尋爲衛喇特托懽所殺托懽自襲殺阿嚕台後悉收其部未幾又內殺賢義安樂二王盡有其衆欲

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以托克托布哈舊作脫脫不花故元後立之以阿嚕台之衆屬焉托懽自爲丞相陽推奉之實不承其號令一時朝臣邊將皆言衛喇特日強且兩虜合一尾大勢成非阿爾台等殘寇之比也上皆不省但戒敕防禦而已

【攷異】明史王驥蔣貴傳言驥等追至黑泉朶兒只伯遠遁三編言其遠遁尋爲脫脫不花所殺据明史韃靼傳也傳言瓦剌脫懽襲殺阿嚕台收其部欲自稱可汗衆不可乃以脫脫不花爲故元後立之又瓦剌傳言脫懽內殺其賢義安樂兩王盡有其衆欲自稱可汗衆不可乃共立脫脫不花以先所并阿嚕台衆歸之自爲丞相已襲破朶兒只伯復誘務三衛窺伺塞下据此則脫脫不花雖爲脫懽所奉不過空名而已襲殺朶兒只伯諸書皆屬之脫懽而證之瓦剌傳朶兒只伯之敗在正統三年脫懽之死在正統四年則朶兒只伯被殺即在三年敗後也今据紀傳系之三年之末

四年春正月壬午都督方政討麓川蠻窮追敗績死之
先是政等出師詔會黔國公沐晟及晟弟右都督昂共
討之思任發者本名思任末襲時曾隸孟養宣慰刀賓
玉部下賓玉嘗遣詣晟晟兒畜之洎擁衆麓川侵畧鄰
境勢日強南甸知州刀貢罕奏麓川奪其所轄羅卜思
莊等二百七十八村詔思任還之不聽政等將至思任
佯言修貢以冀緩師復畧孟養地逐賓玉遂據潞江自
稱曰法法夷人王號也政謀進兵而晟輒覘思任發易
與聞其降遷延不欲渡江任發潛遣衆萬餘沿潞江造
船三百艘欲取雲龍政欲出戰晟不可政造舟欲濟師

晟又不許政不勝憤乃獨帥麾下與賊將緬僧戰破其大寨賊弃景罕指揮唐清復擊破之又追之高黎共山下斬賊共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任發上江上江賊重地也政遠攻疲甚求援于晟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至夾象石又不進政追至空泥賊出象陣衝擊軍殲政死焉時晟抵金齒聞敗引軍還　三月丁巳總兵官蕭授討貴州計沙叛苗平之時苗賊首金蟲總牌等糾紅江生苗作亂僞立統千侯統萬侯號授督兵抵計沙分遣都指揮鄭通攻三羊洞馬嗺攻黃柏山大破之都督同知吳亮窮追至紅江斬總牌千戸尹

勝誘斬金蟲于是生苗盡降授在鎮二十餘年威信大行寇起輒滅前後諸帥莫及也論功進左都督尋以老致仕久之復起視事右府越數歲卒贈臨武伯諡靖襄

是月大學士楊士奇乞致仕上不許命歸省墓差中使護行賜璽書金幣曰卿省墓畢卽速來毋久戀鄉土士奇省墓道南京謁少保黃福疾往候之福驚曰公輔幼主一日不可去左右奈何遠出士奇深服其言越二月還朝　閏月辛丑釋魏源陳智等復其官並宥爽交阯王通馬騏罪及弋謙俱罷爲民　三月己酉以春和下寬卹詔殊死以下罪無大小咸赦除之並蠲逋稅

王子賜施槃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庚申廢遼王貴烚為庶人俾守其父簡王園已封其弟貴燰為遼王

攏川之敗沐晟請益軍詔遣使者責狀仍調湖廣官軍三萬一千五百人貴州一萬八四川八千五百人令吳亮馬翔統之仍敕聽晟節制晟行至楚雄聞詔懼罪丁卯暴卒〔考異〕明史本紀系方政之敗于正月沐晟之卒于三月命晟弟昂總兵討麓川于五月證之雲南土司傳及沐晟傳方政以正月敗沒晟以三月引軍還行至楚雄會朝廷方遣使者責狀晟因懼罪自盡而前詔發湖廣貴州兵仍飭晟節制追剿晟死乃改命昂紀中所記月分次第井然悉與傳合諸書所記有在二月者有在五月者而通紀紀聞諸書皆系方政之敗於五月尤為不合今悉據明史紀傳月日書之○又按晟之死据土司傳言暴卒本傳言慚恚發病至楚雄卒蓋野史所記互異史兩存之詳三編質實中

癸

酉增南京及在外文武官軍俸廩　初湖廣巡按御史
陳祚以奏遼王罪有所隱與巡撫侍郎吳政等先後被
逮下獄至是以事定釋之尋改南京雲南道御史　是
月左副都御史吳訥致仕上初御經筵訥錄所輯小學
集解上之訥議論有根柢于性理之書多有發明歸家
環堵蕭然周忱撫江南欲新其居不可家居十六年卒
夏四月倭寇浙東攷異明史本紀不具據日本傳在五月紀事本末系之四月　初
宣德間定日本諸國來貢皆給信符勘合上即位倭遣
使來貢明年還工部請照例給之又定使臣貢無過三
舟使人毋過三百毋得多攜軍器倭初奉約束既則貢

不如期輙滿載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間便掠至是載倭船四十艘連破台州桃渚甯波大嵩二千戶所又陷昌國衛官廩民舍焚刼一空詔嚴兵海上備之、麓川思任發旣得志遂犯景東剽孟定殺大侯知州刀奉漢等簪孟璉長官等司降之五月庚戌以右都督沐昂爲征南將軍充總兵官都督同知吳亮副之討思任發

壬戌京師大雨雹、丁卯錄中外囚　是月京師大雨水溢壞官舍民居三千三百九十區時順天眞定保定三府州縣及河南之開封衛輝彰德三府俱大水　六月戊寅彗星見畢宿旁長丈餘指西南計五十有五日

乃滅（原案據明史天文志三編亦書于是年六月惟五十五日作五十四日）乙未京師
地震　丁酉以京畿水災祭告天地諭羣臣修省戊戌
下詔寬卹求直言時翰林院編修劉定之應詔言十事
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不可苟且數
易二言公卿侍從宜數召見察其才能心術而進退之
三言降人處京畿者宜漸移之南方四言郡縣職宜以
京朝官補使迭相出入五言薦舉之法不當拘五品以
上宜倣唐制遷秩時舉一人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
韜畧七言守令牧養為先毋徒取幹辦八言僧尼蠧國
當嚴絕九言富民輸粟授官者有犯宜追奪十言丁憂

文臣宜永罷起復所言皆切中時弊疏上竟留中定之
永新人　秋七月庚戌免兩畿山東河南江西被災稅
糧凡二十一萬三千餘石　壬申汰冗官　是月滹沱
沁漳三水俱決壞饒陽獻縣衛輝彰德隄岸勑有司修
築　八月戊戌增設沿海防倭官　己亥京師復震
是月白溝渾河二水溢決保定安州隄岸常鎮三府及
江甯五縣俱水溺死男婦甚衆　九月宣大守將楊洪
追擊烏梁海于三岔河等處連敗之洪以去年擊寇于
伯顏山馬蹶傷足戰益力卒大敗之璽書慰勞命醫往
視賜之銀幣尋以總兵譚廣年老命洪爲右叅將佐之

洪建議剏築開平城增置獨石等墩臺六十所寇至屢却之　冬十月增造海運船　十一月福建僉事廖謨以事杖死驛丞大學士楊溥欲坐謨抵罪楊士奇謂因公致死宜示薄譴互爭不決請裁于太皇太后王振因進言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各有私意抵償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職太后然之乃出謨為同知自是振漸撫閣臣過侵其權自士奇以下皆莫能難也

十二月四川松潘祈命族番叛丁丑命都督同知李安充總兵官僉都御史王翺參贊軍務討之先是指揮趙得奏祈命番族桑巴舊桑作商作亂官軍捕禽之其弟小

衆巴復聚浦江新塘等關據險刼掠至是命安遠帥官
軍士兵二萬人往　是歲衛喇特托懽死子額森嗣舊作也先稱太師淮王北部皆服屬托克托布哈具空名不復
相制每入貢主臣並使朝廷亦兩敕答之稱托克托曰
達達可汗額森曰太師賜賚甚厚並及其妻子部長于
是額森勢益橫邊境自此多事矣攷異據明史衛喇特傳脫懽之死在四年諸書皆係之八年誤也正統六年托克托布哈及其太師額森遣人貢馬是脫懽已前死明矣三編統係之正統七年入貢之下目中追書脫懽之死于四年與明史合今從之
五年春正月己未大祀南郊　是月少保南京戶部尚
書黃福卒福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公正廉恕當官不爲

赫赫名事微細無不謹憂國忘家老而彌篤初太宗手疏大臣十人令解縉評之惟于福曰秉心易直確乎有守無少貶上即位令福以少保參贊南京機務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福嘗坐隆側楊士奇寄聲曰豈有孤卿而旁坐者福曰焉有少保而贊守備者邪卒不變然隆待福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辭兵部侍郎徐琦自安南回福與相見石城門外或指福問安南來者曰汝識此大人不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卒之日贈謚不及士論頗不平成化初始贈太保謚忠宣　召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以豐城侯李賢守備南

京攷異明史本紀不書吾學編及通紀憲章錄皆系之五年正月證之明史本傳是也惟諸書以豐城侯爲李彬不知彬已卒于永樂二十年子賢嗣封此時守備南京乃賢也賢以正統初填大同亦見本傳而明史鄭辰傳言辰與豐城侯李彬轉餉大同則亦誤以賢爲彬矣今刊正隆守南京十餘年鎮

以靜定最識大體讀書好文尤敬禮士大夫及召還南都士民流涕送之江上　二月乙亥以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入內閣預機務先是王振用事漸厭三楊一日語士奇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今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以告榮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令其人

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協力尚可爲也
士奇以爲然翌日列愉鼐及侍讀學士苗衷侍講高穀
名以進愉鼐遂先被擢用
攷異明史本紀馬愉曹鼐入閣系之是年二月乙亥證之愉鼐本傳皆云以正統五年入內閣預機務又證之宰輔年表在五年二月與本紀合又證之愉傳言楊榮薦王振云云迨于翌日列苗衷曹鼐及愉名以進又高穀傳言英宗即位開經筵士奇薦高穀及苗衷馬愉曹鼐四人據此則四人入閣雖先後不同皆三楊夾袋中人也愉鼐入閣在五年二月衷穀入閣在十年十月明史紀傳表所載悉合而稽之弇州史乘攷誤則所爲四人有陳循無馬愉又鼐等入閣之年分與明史絕不合且亦與弇州自撰之輔臣年表不合其增陳循而遺馬愉則爲祝枝山野記之說所誤而至謂曹鼐之入閣在正統九年則尤憒憒之語也今據明史馬愉高穀傳及三編書之弇州之誤別詳攷證中
甲申
命僉都御史張純大理少卿李畛振撫畿內流民 是

月大學士楊榮乞歸省墓命中官護行　三月戊申建北京宮殿初永樂間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稍稍修葺之上即位命中官阮安同都督沈清工部尚書吳中等重建三殿奉天門爲正朝大事御正殿其後爲華蓋又其後爲謹身皆較前壯麗並修繕乾清坤甯二宮凡役工匠官軍七萬餘人　丁巳麓川思任發請罪詔宥之

夏四月壬申免山西旱災逋賦　癸未振畿內八府饑　丙戌平松潘蠻桑巴者祈命族番國師也指揮趙諒誘執之掠取其財與同官趙得誣以叛狀王翺訪得其情至則釋桑巴于獄奏請誅諒戍得復桑巴國師使

招諭其弟撫定餘黨而松潘遂平　初開中事例商人納米塞下給引在于淮浙長蘆等處支鹽永樂間在場守支有祖孫相代不能得者乃議仿洪武中例加鈔錠以償之願守支者聽至是以守支年久少有上納者乃定常股存積之法以十分爲率八分給守支商曰常股二分收貯于官曰存積遇邊警始召商中納然常股價輕衍次守支迄不可得存積價雖重可以不次支給于是商人甚苦守支而爭趨存積則常股愈壅　五月沐昂討麓川抵金齒畏賊盛不敢進參將張榮前驅至芒市爲賊所敗昂不救遂棄符驗軍器奔還敕責昂逮吳

亮馬翔等　六月丁丑免兩畿被災稅糧　戊寅錄四
是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江西大水江河皆溢陝西
平涼諸府山西行都司及蔚州皆大雨雹深尺餘傷稼
中官王振喜僧道每歲必一度之是年五月以前已
度二萬一千人至是又度前後共二萬二千三百餘人
黄冠緇衣布滿街市自來僧道之多無踰于此　秋七
月辛丑遣刑部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備荒之政
從大學士楊士奇之請也時太皇太后專以養民爲務
每遇水旱振濟動億萬計蠲免災糧或數百萬石閭閻
安樂雖災不爲害迨王振用事悉反初政惟蠲租振荒

尙仍之不改云　壬寅大學士楊榮還朝行至杭州武
林驛以疾卒榮歷事四朝善處君臣間每諸大臣議事
不決觸上怒榮至輒解又或遇人被重譴致不測往往
以微言導上意亦旋解嘗語人曰事君有體進諫有方
以悻直取禍吾不爲也故其恩遇亦始終無間性喜賓
客雖貴盛無稍崖岸士亦多歸心焉或謂榮處國家大
事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嘗從文皇北征
頗通餽遺邊將歲致良馬帝頗知之賴士奇力言榮曉
暢邊務不宜以小過介意事乃解榮數短士奇于帝前
至是愧之遂相得甚歡晚年値王振用事導上以重法

縕臣下榮之歸也靖江王佐敬私餽榮金于京邸榮固不知振欲借以傾榮賴士奇力解乃已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　八月乙未令各邊修舉荒政　九月壬寅蠲雲南逋賦　是月封都督張昇爲惠安伯昇與彭城伯昶並太皇太后之兄而昶已前卒太后念外氏惟昇一人故別封之　冬十月庚午朔蘭州莊浪地震十日踰月又屢震壞城堡廬舍壓死人畜攷異見明史五行志據本紀六年正月以莊浪地震躬祀郊廟今于是年十月下據增　十一月壬寅振浙江饑壬子免蘇松常鎮嘉湖水災稅糧　丁巳下河南僧楊行祥于獄先是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詐稱建

文帝遣其徒清進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時安遠侯柳溥升之子也以總兵官塡廣西瑛執送溥械至京會官鞫之僧自言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帝生洪武十年今當六十四歲僧詞屈乃自陳姓名爲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游兩京雲南至廣西詔錮之錦衣衛獄越四月死其徒十二人皆戍邊或曰建文帝遜國後爲僧于雲南廣西閒好爲詩行祥僞同寓竊其詩遂冒其名云考異明史三編皆據英宗實錄葢所械送之僧本非建文安得有迎入大內之說野史多出傅會而薛氏憲章錄誤系之正統十二年又以思恩之升州爲府始此弇州考誤辨之是也今按思恩州之升府據明史廣西土官傳思恩知州

岑瑛以正統三年進職知府仍掌州事以其從征蠻寇有功也後因與田州知府岑紹交惡各具奏下總兵三司議于是柳溥請升思恩爲府俾瑛紹各守疆土以杜侵爭從之據此則思恩之升府與遣使事無涉也今從明史三編一概删之惟楊行祥之詐稱建文野史以爲竊其詩者似之蓋之萬厯間神宗問張居正建文事因取在滇詩以進意即此時械送之僞與詩俱上並入之爰書供詞中今存之以爲或說　乙丑沐昂討平師宗蠻　十二月壬午免南畿浙江山東河南災糧　麓川思任發請罪廷議罷兵而王振欲示威荒服先已召還甘肅總兵官蔣貴等使待命兵部尚書王驥揣知振意力主用兵振大悅遂絀廷議于是麓川之役起